

## 〈毛茸茸的問號〉

問號為什麼會毛茸茸的？

還不是太多的為什麼，把問號給氣到炸毛了。

標點符號公司成立超過一百年了，老大是句號，說一不二，也是標準的話題終結者，沒有人能講得贏他。老二是逗號，說話時喜歡歪著頭，總是有說不完的話。他們倆的性格恰好相反，一嚴肅一溫和，公司在他們的帶領下，逐漸壯大。公司的成員也都有著鮮明的個人特色，比如：講話總是欲語還休的刪節號、最會轉移話題的破折號、個子小性子急的頓號、容易大驚小怪的驚嘆號、被稱為公道伯的分號、喜歡引人注意的冒號、隨身帶著一堆標籤的引號，還有最具備懷疑精神的問號。

每個人都知道問號的招牌標誌，就是那一頭柔順絲滑的長髮，不知道羨慕死多少人。

這一天，問號卻頂著爆炸頭出現，跌破了眾人眼鏡。

驚嘆號瞪大了眼睛，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問號好好的，為什麼要去燙爆炸頭？」

頓號清了清喉嚨，意有所指地說：「你講到了關鍵字。」

冒號抬起頭，好奇追問：「什麼關鍵字？」

逗號歪著頭，猜測到：「爆炸？」

分號東看看西看看，一個頭兩個大，不太肯定地質疑：「不可能呀，問號又沒做什麼化學實驗，怎麼會爆炸？」

破折號忍不住翻起白眼，公布答案：「他是被氣到炸毛的。」

引號噗哧笑出了聲，說：「他自己就是問題大師，誰不看到他就跑，會有人有本事把他給氣到炸毛？」

刪節號欲言又止地解釋：「問號是個好奇寶寶，總是喜歡追問為什麼。但是，

最近實在出現太多亂七八糟的為什麼，導致問號的工作量加重，問號被莫名其妙的問題搞得焦頭爛額，就…氣到炸毛啦！」

忽然，問號的一聲大吼，把正在八卦的眾人給嚇得閉上嘴。

一牆之隔的辦公室內，問號大力地拍著桌子，質問：「我為什麼不能換工作？」

句號義正詞嚴地回答：「這是你的工作，你不能推給他人。」

問號不服氣，爭辯到：「我不喜歡這份工作的內容，每天處理一堆問題，煩都煩死了。為什麼不能換？」

句號不理會眼前的炸毛問號，低頭工作。

問號無法忍受被忽視，怒道：「你該不是自己圓形禿，忌妒我有一頭秀髮，所以才不讓我換工作？」

句號猛然抬頭，瞪著問號，加重語氣，命令到：「自己的工作，自己完成。」說完，就把問號趕出辦公室，不管問號在辦公室外，如何地罵罵咧咧。

問號氣鼓鼓地回到座位上，對著電腦又開始唉聲嘆氣。

「你怎麼了？」冒號關心地问著。

問號逮住機會開始大吐苦水，說：「你看看這些留言，這些人簡直頭腦有問題，整天不做正事，淨想些奇奇怪怪的念頭。瞧瞧這些問的是什麼，一堆憑空臆想，我還得被迫簽名，真是丟盡問號的臉。」

聽到問號這麼說，大家一個接一個好奇地擠到問號的電腦螢幕前。

AI 越來越發達，以後只要植入記憶卡，就不用上學了嗎？

有了 3D 食物列印機，就不用怕缺蛋了嗎？

如果中了樂透頭獎，還要工作嗎？

你媽和我同時掉到水裡，你會先救哪一個？

迷路了，應該去問土地公嗎？

驚嘆號轉頭問逗號：「你也看過這些留言，怎麼沒反應！」

逗號歪著頭，慢條斯理地回答到：「因為我跟著問題在思考，雖然我沒有答

案，但是思考的過程本身就很有意思，所以我不覺得那些問題惱人啊！」

刪節號也忍不住小聲地說到：「那些問題有的仔細想想還挺有趣的，不是嗎？」

問號聽到後，不以為然地撇著嘴，問：「你覺得有趣，那我們交換工作，換你來每天面對這些天馬行空的問題，如何？」

刪節號低著頭，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你的語氣太衝了，刪節號沒有惡意。」分號跳出來幫忙緩頰。

問號繼續生著悶氣。

不想讓辦公室的氣氛越來越僵，大家主動結束話題，回到各自的座位上。

情緒低落的問號，沒有心思工作，於是向公司請了半天假，獨自溜到外面散散心。他漫無目的地走著，一路避開人群，最後走到了廣場公園。

四月的午後，陽光暖暖地灑落，問號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昏昏欲睡。一隻黑狗追著松鼠跑過，驚醒了他，眼角餘光意外瞄到前方有一位畫家正在寫生。閒著沒事，問號慢悠悠地晃了過去，想看看畫家畫了些什麼？然而，明明黃花風鈴木開滿了枝頭，畫家的筆下卻描繪出一地的落英繽紛。

旁觀了許久，問號按耐不住好奇地問到：「你為什麼畫的跟現實不一樣呢？」

畫家停下了筆，微笑著反問：「什麼是現實？你眼睛看到的就是現實嗎？在我的眼中這些花過不久就會凋零，飄落一地，我不過是畫出未來的可能。」

「既然是寫生，你為什麼不畫出眼前所看到的景物？」問號莫名地堅持著畫畫就得寫實的立場。

畫家搖搖頭，告訴他：「繪畫是一種創造，創造的想像力是不受限制的，沒有人能規定我們一定得怎麼畫。」

看到問號皺眉抵唇，不是很認同的表情，畫家反問他：「你為什麼那麼執著於眼前所看到的現象，而不願意穿透現象去自由地聯想，讓你的思緒上天下海、跨越古今，去感受真實的情緒，接受真正的你。」

「你說什麼？真正的我？」問號被畫家這麼一問，給問迷糊了。

「對，真正的你。」畫家重複說到。

「真正的我是什麼？」問號問到。

「只有你能回答這個問題。」畫家拿著畫筆指向問號的心。

「我不知道答案，我只是問號。」問號猛地搖著頭，瞬間情緒又低落了下來，他不斷喃喃地說著：「我只是問號，我怎麼會知道答案。」

回到家後，或許是連日來的緊繃壓力，問號就像一台持續高速運轉的機器，終於禁受不住熱過頭冒煙了。眼前一黑倒下前，問號還在想自己為什麼會是問號？

逗號是第一個發現問號生病的人，畢竟每天在工作上的交集最頻繁，問號的缺席很快就被他注意到。也幸好逗號發現得早，及時破門把昏倒在地的問號送到醫院，否則問號可能會因為高燒不退把自己變成永久的爆炸頭了。

醫生聽完逗號說明了問號最近的精神狀況，特地安排了心理諮商師來陪問號聊聊。

「還好嗎？」心理諮商師關心的話才說出口，就看到問號下垂的嘴角。他笑著替自己解圍，說到：「我在明知故問，對嗎？哪一個進了醫院的病人會還好？」

「沒有，我好多了。」問號說著有點不好意思，他是個有禮貌的人，剛才不經意的小表情似乎是讓初次見面的心理諮商師留下臭脾氣的不好印象。

「你的發燒似乎是跟長期的精神壓力有關，你願意談一談嗎？」心理諮商師溫柔地詢問。

問號又想起了畫家說的話，他說到：「我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我？」

心理諮商師顯然沒有想過問號會有這樣的疑惑，他順著問號的話，問到：「你認為現在的你是什麼？」

「我是問號。」

「你認為真的你應該是什麼？」

「問號。」

「既然你現在就是問號，為什麼還會認為這不是真正的自己？」

「為什麼我必須是問號？」

「生命的樣貌無法由你選擇，你是被創造出來的，只能接受。」

「不能改變嗎？」

「難道你對自己不滿意？」

「說不上來這種感覺，也許不是不滿意，只是累了，想換一下別人的生活。」

「你了解別人的生活是怎麼一回事嗎？」

「不了解。」

「不了解，卻想要交換，這樣會不會太冒險？」

「我的生活總是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好希望那些問題有一天能夠全部消失，或者可以生活得像句號那樣，一切事情都馬上有定論，不用再思考。」

「句號的每個決定都是正確的，或者說快樂的嗎？」

「我沒有問過他，他也沒有說過。」

「那麼你有沒有想過句號可能過得比你還辛苦，因為他必須給出答案，對也好，錯也罷，一切決定了就是決定了，無法回頭。你再仔細想一下，提出問題的人容易，還是給出答案的人輕鬆？」

問號被問到啞口無言，沉默了許久，才說到：「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價值是什麼？」

心理諮商師被問號的老實模樣給逗笑了，他摸著問號那一頭還是有點毛燥的頭髮，說：「問號本身就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只要具備思考能力，就一定會提出問題。」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只是別人有問題，不一定會表現出來讓大家知道，可能只是埋藏在心底，唯有自己知道。但是你不一樣，你是問號，所以問題總是攤在陽光下，讓每個人都能一眼看見。」

「那些問題不是都是我的，很多是別人的問題。」

「既然你都知道不是自己的問題，為什麼還要把問題的責任背負在自己的身上，為此鬱鬱寡歡？」

心理諮商師的說法讓問號醍醐灌頂，頓時明白了長期以來的苦惱，不過是庸人自擾。問題本來就會隨著時間與人事的變化而層出不窮，提出問題並不代表就要解決問題；別人的問題，更不應該攬成自己的問題。想通後，問號開開心心地向心理諮商師道謝，又活力滿滿地回公司上班了。

看到問號恢復往日的精神奕奕，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問號不在的期間，大家彷彿都憋著一口氣，悶得心頭發慌，現在終於又可以自在地八卦閒聊了。

「我好想你啊！」驚嘆號第一個衝過去抱住問號，熱情地說：「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這段期間，生活乏味極了，每個人都像是機器人一樣，失去了溫度。」

「太誇張了，怎麼可能會這樣？」問號露出狐疑的表情。

「是真的。」句號站了出來，拍著問號的肩膀，說：「我們沒有你不行。」

問號還是不太相信自己有那麼重要，直到破折號暗示他去看電腦檔案。電腦檔案裡是問號不在的這段期間，公司的工作內容。那些往日平易不過的生活對話，在別的標點符號代班後，整個變了調。

(一)

「你好嗎。」

一看是句號，對方就不用回答了。

(二)

「你好嗎，」

既然是逗號，就還沒講完，對方等著下一句。

(三)

「你好嗎！」

為什麼要驚訝，莫非我看起來很奇怪！

(四)

「你好嗎、」

停頓的意思是依樣造句，還是要說別的。

(五)

「你好嗎…」

是我好到讓你無言了，不太樂見。

問號看著這些代班檔案忍不住捧腹大笑，原來少了它，就連最簡單的問候，都能引起各種情緒與猜疑，真是太有趣了。

引號湊到問號身邊，低聲問到：「現在你知道大家有多需要你了嗎？」

問號感動地點著頭，回答：「我們每個人都很重要，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刪節號聽著，淚水漣漣落下，習慣沉默的他常常被大家忽略，曾經他認為自己存在的意義不過是當背景板，他比問號更早質疑自己有什麼用？在問號請假離開公司的時候，他也跟著請假了。因為他同樣感到茫然，不知道工作的意義在哪兒？

他跟著問號到了公園，因為怕被問號責罵，他沒有現身，只是躲在一旁偷看。為什麼要這麼做？他也說不清楚。然後，他聽到了畫家與問號的對話。

「創造的想像力是不受限制的。」畫家這一句話彷彿當頭棒喝，刪節號突然發現了自己有無限可能。未說出來的話，就沒有定形，容許各種不同的猜想。原來，自己擁有最自由的空間。

標點符號公司又恢復每天忙碌且熱鬧的生活，不過，多了一項禁忌，那就是誰都不准拿問號的頭髮開玩笑。

毛茸茸的問號，這可是問號的黑歷史，千萬別好奇追問，再問，問號可能又要炸毛了。